

## 书人书事

## 那年，我见到了三毛

□吴言

翻开那本墨绿色的笔记本，纸页已经泛黄，边角微微卷起。三十多年了，那个签名终究没有落上去，可我并不觉得遗憾——有些相遇，正因为保持着恰当的距离，才在记忆里酿成了永恒。

## 荒漠里长出的橄榄树

上世纪80年代的中学教室，总有着粉笔灰和青春岁月的混合气息。女同学围在一起，聊着琼瑶小说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而我，一个15岁的少年，却被另一个名字悄然吸引——三毛。

第一次读到她的书，是从同桌林薇那里借来的《哭泣的骆驼》。翻开扉页，撒哈拉沙漠的风就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。

“每想你一次，天上飘落一粒沙，从此形成了撒哈拉。”

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愣住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沙漠只是地理课本上枯燥的名词，代表着干旱与荒凉。三毛笔下的撒哈拉，却有着粗犷的浪漫，有着在贫乏中开出的花朵。她写和荷西的爱情，没有琼瑶式的山盟海誓，是在缺水的日子里共用一盆水洗脸的相视而笑；她写沙漠里的邻居，看起来缺少应有的见识，却带着天真的可爱。

那时候，我还不懂得什么叫“流浪文学”，只是觉得三毛的文字像一扇崭新的窗口，吹来了一阵清凉的微风，让我看见了一片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开始在图书馆里寻找一切关于她的资料——那些零散的杂志文章，报纸副刊上的只言片语，像拼图一样在我心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
我知道了《橄榄树》的歌词出自她手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”齐豫空灵的歌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，我理解了什么叫“流浪”——那不是身体的漂泊，而是灵魂永远在寻找归属的旅程。

我知道了她在马德里遇见荷西，那个等了她六年的西班牙男子；知道他们在沙漠里白手成家，用棺材板做家具，用废轮胎做沙发；也知道荷西的突然离世，如何击碎了她整个世界。

“荷西失踪那天，我在海边坐了整整一夜。”在一篇采访里，她这样说道，“海浪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像在告诉我，所有的相遇最终都要归还给时间。”

## 春寒料峭的追寻

1989年，舟山的春天来得特别迟。那天中午，一个家住小沙的同学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三毛要来定海了！就在小沙！”

我的心猛地一跳。那个在文字里相识已久的人，此刻就要出现在离我十几公里的地方？这感觉，就像一直在仰望星空的人，突然被告知某颗星降落在了邻村。

我跑到定海最大的百货公司，选择了一本墨绿色的硬壳笔记本——绿色，是橄榄树的颜色，是生命的颜色，我想她会喜欢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。自行车是二八式的老“永久”牌，对我来说有点高，骑起来有些吃力。

出城后，山路渐渐变得崎岖起来。海边的风毫无遮挡地吹过来，夹杂着咸腥的气息。我拼命蹬着踏板，心里默念着三毛笔下的句子：“生命的过程，无论是阳春白雪，还是青菜豆腐，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，才不



资料图片

枉来走这么一遭。”

正午时分，我终于看到了小沙的指示牌。村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大多是年轻人，手里拿着书或笔记本，脸上写着和我一样的期盼。

我推着自行车往里走。那是幢典型的浙东民居，白墙黑瓦，门口有两棵老樟树。院子外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有人踮着脚尖东张西望，有人试图往前挤。

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，把自行车靠在路边，也踮起脚望去。

这时，我看见了她的。

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虽然只是侧影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身影——微卷的长发，宽松的布衣，正低头和一个老人说话。她比我想象中要瘦小，但站立的姿态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感，像沙漠里迎风而立的胡杨。

她一直在笑。虽然看不清表情，但从她微微前倾的身体姿态，我能感觉到那种温暖的笑意。那一幕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动人——一个走遍万水千山的女子，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，安静地倾听这片土地的声音。

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背包里的笔记本。墨绿色的封皮在阳光下应该会很好看，我的钢笔也准备好了，灌满了蓝黑墨水。只要我挤过去，只要我鼓起勇气……

我最终没有动。

在那个凝视的瞬间，我突然觉得——我和三毛之间，最适合的距离，也许就是现在这样：她在她的世界里，我在我的凝望中。有时候，圆满恰恰在于不圆满，在于留有空间，让想象和敬意自由生长。

我就这样站着，看了大约半个小时。直到她转身走进老宅，消失在门内，人群才开始慢慢散去。

## 雨季不再来

那之后的几年，我继续阅读三毛的书。《雨季不再来》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《万水千山走遍》……每一本都读了好几遍。她的文字陪伴我度过了那段最紧张的岁月，陪我走过青春期的迷茫和躁动。

我开始理解她说的：“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在流浪。”也渐渐明白，她那些看似潇洒的流浪背后，藏着怎样的孤独和挣扎。

1991年1月4日，那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特别冷，窗外飘着细雪。晚自习时，教我们文学的女老师走进教室，沉默了很久才说：“同学们，作家三毛……今天在台北去世了。”

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林薇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。我没有哭，但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，空了一大块。

那天晚上，我翻出那本墨绿色的笔记本，在灯下坐了许久。最后，我在

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三毛的一段话：

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。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；一半洒落荫凉，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”

那天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因为手一直在抖。写完后，我合上笔记本，知道那个关于签名的念想，永远地停留在了1989年春天那个叫作小沙的村口。

## 时光深处的重逢

今年春天，我再次来到小沙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这里已经建起了三毛纪念馆。

老宅修缮得很用心，保留了原来的格局。院子里种了几棵橄榄树，据说是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。展厅里陈列着她的照片、手稿、遗物。有她在撒哈拉沙漠里穿过的长裙，有她和荷西的结婚照，有她生前最爱的那顶牛仔帽。

我在一幅照片前驻足——那是1989年她来小沙时拍的。照片上的她推着一辆自行车，站在一片田野前，笑容温和，眼神有着穿透时光的力量。我仔细地看，在照片背景的人群边缘，仿佛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少年身影。他推着自行车，正踮脚张望。

在纪念馆里，我观看了三毛当年来小沙时的录像片，正是我那年看到的场景。我的眼睛突然有一种湿润的感觉。

走出纪念馆，我来到当年站立过的那个小土坡。老樟树还在，更加苍劲了。村里盖起了不少新房子，但老宅周围的基本格局没变。海风依旧，带着熟悉的咸味。

我打开背包，取出那本墨绿色的笔记本。我小心地翻开，看着自己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字迹。那些幼稚的笔画，此刻却显得如此珍贵。

一个年轻的女孩走过来，看起来像是大学生。她好奇地看了一眼我手中的笔记本：“您也是三毛的书迷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很多年了。”

“真羡慕你们那个年代的人，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她。”女孩眼睛亮亮的，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了。”

我说：“其实，每个时代的人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遇见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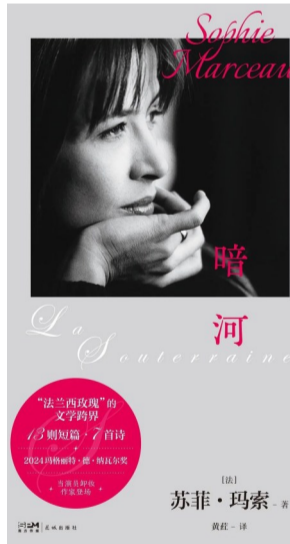
我重新望向老宅。阳光透过樟树的枝叶洒下来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那年初春，我在小沙村口，远远望见了三毛。这段距离，刚好够我用一生的时光来穿越，来理解。

## 资讯播报

★余华最新小说《卧铺大巴》首发《巴黎评论》。近日，《巴黎评论》2026年春季刊首发了中国作家余华的最新短篇小说《卧铺大巴》。据悉，这篇小说是余华新作系列“混蛋列传”里的一个短篇。该系列的第一部《卢克明的偷偷一笑》已出版。小说开篇是两个人物——孙东明和林旺的深夜对话。对话的内容有关过去，有关在中国风靡一时又退出历史舞台的卧铺大巴；对话的场景却是当下，贯穿其中的是生活里最常见的人工智能、带货直播。此次也是余华的小说第一次在《巴黎评论》首发。

★“法兰西玫瑰”苏菲·玛索小说中文版出版。《暗河》是“法兰西玫瑰”苏菲·玛索的作品，获2024年玛格丽特·德·纳瓦尔文学奖。本书包含13则短篇小说，7首诗歌。苏菲·玛索曾说：“一个人即使撒谎，一写下来，还是暴露了自己。”在文字里，她袒露的是自己——她的童年、她的成长、她的情绪，她的创伤和自我治愈。在这本书中，她一边声明作品“纯属虚构”，一边留下个人的印记。



★数千名作家出版“空白书”抵制AI使用未授权作品。在近日举办的伦敦书展上，一本“空白书”引起了讨论。该书由包括诺奖得主石黑一雄在内的全球数千名作家共同出版，以此抗议人工智能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他们的作品。这本空白书籍名为《Don't Steal This Book》（别偷这本书），书中唯一的内容就是作家姓名列表。书的封底写着：“绝不能为了让人工智能公司获利而将盗窃书籍合法化。”此外，知名企业亚马逊被指在即将举办的巴黎书展上“投放大量AI生成的假书”。可以说，在AI发展中，版权相关方面的争议从未中断。

我在海边读书

Enjoy Reading Enjoy Sea